



第七十章 凤皇后喜得贵

子



疫中逃亡

两天之后，轩辕容锦带着暗卫风风火火地回到京城。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宫，而是直接去了丞相府，与贺明睿会合。

看到容锦和九卿安然无恙地出现在自己的府中，贺明睿的脸上是掩不住的惊喜和诧异。

“皇上，皇后，你们总算是回来了！还以为你们在承阳发生了意外，我正想写信给吴将军求助，就接到你们派人送来的加急信件，让我速速抓捕姚天寿……”贺明睿的情绪很少会这么激动。实在是这次的事情闹得有些大，就连他这个见惯大场面的人，也差点儿招架不住。

轩辕容锦点了点头，对他道：“有什么话，我们还是先进屋再说。”

贺明睿这才反应过来，急忙将众人请进了屋子里。

待众人坐稳之后，贺明睿才心有余悸地道：“姚天寿私自调兵去承阳准备屠城这件事，我昨天下午才知道。这老狐狸精明得很，皇上以寻找皇后为由离开京城的这些日子，他一直不显山不露水，每天按时去议政殿与大臣们商聊国是，并不曾显露出任何野心。直到昨天臣接到皇上的密旨，派人对他进行抓捕，才得知这老狐狸竟然偷了赵将军的虎符，在赵将军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从军中偷偷调遣两万兵马，以承阳发生瘟疫为名，准备进行大规模屠城。”

凤九卿秀眉一挑：“你说的赵将军，是顾琰广当初向皇上力荐的那位吗？”

贺明睿点头：“没错，就是他！不知姚天寿在赵将军身边安插了多少奸细。那枚虎符被赵将军藏到了家中的秘密之地，结果前些天他因公出了一趟门，再回来的时候，虎



符已经不见了。要不是昨天去姚府抓人，意外发现了那枚虎符，恐怕现在虎符已经下落不明。不过皇上放心，姚天寿现在被关进天牢。赵将军也在等皇上回朝之日，亲自来皇上面前负荆请罪。”

憋了一肚子火的轩辕容锦，这次说什么都不会再放过姚天寿。

回到京城的第二天，他便亲自去刑部提审姚天寿。

自知已经死到临头，身穿囚服，被扣了手铐、脚镣的姚天寿，被推跪在地时，嘴边还露出满不在乎的冷笑。

“自古成王败寇乃为常事，我这次输给皇上，只能说我棋差一着，技不如人。砍头不过碗口大个疤，若有来世，我姚天寿仍旧是一条英雄好汉。”

见他死到临头还不悔改，轩辕容锦语带讥讽道：“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等待你的只有上天对你的惩罚。至于英雄好汉，你还是歇了这份心思吧！”

姚天寿面色微微一变，色厉内荏地大吼：“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是你！是你逼我的！”

“朕逼你什么了？”

“要不是你为了那个凤九卿，将我的灵儿打入冷宫，我怎么可能会落得今日下场？轩辕容锦，你和凤九卿两个奸恶之辈，一定会遭到上天的报应的。”

话音刚落之际，“啪啪”两掌，站在旁边的江虎将手狠狠地抽在姚天寿的脸上。抽完，还不忘出言警告：“皇上面前，休得放肆！”

挨了两耳光的姚天寿吐了一口血水，破口大骂道：“他根本就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！”

轩辕容锦慢慢步下座椅，走到跪在地上的姚天寿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：“朕不配，难道你就配吗？”

姚天寿振振有词：“你如何知道我不配？说不定我坐这个位置，偌大的江山会在我的掌管之下变得更加繁荣昌盛。”

轩辕容锦嘲讽地笑了：“配与不配，这不是由你说了算。你要是真能扭转黑阙的命运，朕今天也没有机会站在这里看着你成为阶下囚。姚天寿，大道理朕不屑同你讲，只要你交出解药，朕可以念在大家曾君臣一场的分儿上，放你女儿出宫，还她自由。至于你……”他负着双手在姚天寿身边转了一圈，“朕也可以网开一面，饶你不死。将你们父女二人贬为庶人后，送你们离京，永远离开这个曾给你们带来伤害的地方，你觉得可还公平？”

虽然他恨不能将姚家父女二人千刀万剐，可想到九卿身上的毒，他必须做出这样的



取舍。

“哈哈……”容锦话音刚落，姚天寿便仰天大笑，“没想到我黑阙一代铁血帝王，为了一个女人，竟然连恨之入骨的死囚都可以放过。轩辕容锦，你对凤九卿还真是用情至深啊！可惜啊可惜……”姚天寿用十分同情的目光看了容锦一眼，“别说我根本就没有解药，即便我有，也不会交给你。像你这种心狠手辣、不择手段的人，就算暂时饶我父女一命，待凤九卿康复之后，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将我们置于死地。左右都是死，我们父女为什么不拉一个垫背的来陪葬？哈哈，有黑阙皇后为我父女二人殉葬，即便是死，我此生也死而无憾！”

不理睬轩辕容锦瞬间阴沉下去的俊脸，姚天寿用力咬了咬牙根。

“不好，他牙里藏了毒……”江虎反应过来，想要冲过去阻止，姚天寿已经七窍流血，轰然倒地。

临死之前，他还不忘向容锦投去一个得意的笑容：“轩辕容锦，你且记得，属于你的风光，很快……就会成为永久的过去！”

说完这句话，姚天寿永远地闭上了双眼，结束了他这荒唐的一生。

江虎探了探他的气息，冲容锦摇了摇头：“已经死了！”

轩辕容锦心中五味杂陈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

姚天寿死了，他的九卿怎么办？难道他要眼睁睁看着九卿有朝一日毒发身亡，与自己天人永隔？

姚天寿最后是以谋逆罪被定罪的。他自杀之后，被关在冷宫中的姚雪灵也被赐了一条白绫，与姚天寿一起被下了葬。

姚家父女一死，跟着之前还在“张罗”的选妃事宜被暂时搁浅。

朝中一连发生这么多事，没有哪个大臣胆敢在这个时候惹皇上不痛快，又不是活得不耐烦了。

回京之后，凤九卿始终没有放弃对鬼见愁的期待。

当日她离开承阳之前，曾对容锦派去阳河镇等鬼见愁回来的两个暗卫吩咐，让他们仔细调查一下这个鬼见愁的来历，以及他平时出门的一些习惯和规律。

几天之后，那两个留在承阳调查鬼见愁下落的侍卫匆匆回到京城，回报了一件令她意想不到的事情。

承阳，乃至整个阳河镇，根本就没有一位名号叫鬼见愁的神医。

这突如其来的消息，令凤九卿一时之间有些无法接受。若世上并无此人，骆逍遥为何会费尽千辛万苦将她骗去承阳？



他这么做，究竟有什么目的？

难道仅仅是因为太久没见，所以想利用她的病情故意引她去承阳与他一会吗？

不！骆逍遥应该不是这么无聊的人，他既然这么做，一定有他的道理和目的。

可是，两个人现在已经分道扬镳，就算她想找骆逍遥仔细问清楚，一时之间恐怕也找不到他的下落。

有生以来凤九卿第一次遇到如此奇怪又棘手的问题，她赶紧吩咐宫中的内侍，去一趟七王府，将被容锦当日离京之前下旨禁足在七王府的轩辕赫玉召进皇宫。

有了皇后的命令，七王府那边负责监守的人不敢不放行。

总算恢复自由的轩辕赫玉，听说九卿已经从承阳回到了京城，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，飞也似的从七王府跑进了皇宫。

“九卿，快说说，你有没有见到那个鬼见愁？他医术怎么样？你身体里的毒现在被解掉了没有？那个鬼见愁叫什么名字，多大年纪？有没有说过要收徒弟……”

“此人根本不存在！”

“此人根……啊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此人根本不存在？”激动的轩辕赫玉，被凤九卿的话浇了一头冷水。

“这怎么可能？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”

“所以我今天找你过来，才要问问你，你当初是从哪里听说鬼见愁这个人的？”

“这……”轩辕赫玉抓了抓耳朵，仔细回忆了一下，才小声回道，“我是从坊间听说这个人医术很高明的。”

“坊间？”凤九卿无力扶额，她当初究竟是有多蠢，居然连打听都没打听一句，便贸然离宫，直奔承阳，去寻找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神医。

虽然她不想将这件事算到骆逍遥头上，但既然“鬼见愁”这个绰号是骆逍遥告诉她的，想必小七口中所说的坊间流传，也是骆逍遥故意派人散播给他的。

难怪骆逍遥说他就是个小傻子，天底下还有比轩辕赫玉更傻的人吗？

见凤九卿不像在与自己开玩笑，轩辕赫玉一把抓住她的衣袖：“九卿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你这次去承阳，根本就没见到那位神医吗？那么你的毒……”

凤九卿不着痕迹地将他拉在自己衣袖上的手拍了下去，用冷静至极的语气说：“我中的是从西域那边流传过来的无子毒，一年之内虽然不会有性命危险，却会影响到子女的孕育。毒素在体内残留超过一年，就会暴毙身亡。而给我下毒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姚雪灵她爹姚天寿。”

轩辕赫玉瞬间惊在原地，瞠目结舌道：“一年之后就会暴毙身亡？这……这怎么可



能？如果真是这样，你岂不是只剩几天好活了？”

“你休要在这里胡说八道！”这时，门外传来容锦暴怒的声音。

他刚刚忙完朝政之事，回到龙御宫，就听到这么一句捅他心窝子的话。

“皇兄……”轩辕赫玉没理会容锦对他的厉喝，神色不好地迎了过去，“九卿说她恐怕连一年都活不下去，这件事是不是真的？你们该不会是在骗我吧？”

轩辕容锦每次看到他这个七弟都会被气个半死：“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朕不是罚你在七王府禁足一年吗？”

“皇兄……”轩辕赫玉的语气有些急，“这并不是问题的重点好吗？你们这些天去承阳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事情会变得这么突然？那个什么见鬼的无子毒怎么会与西域扯上关系？这个毒我以前闻所未闻……”

“所以说朕留着你还有什么用？连九卿的毒都解不了，你怎么还有脸继续活着？”

若说这世上最难过的人，当数将九卿视为命根子一样来看护的轩辕容锦。

如今姚天寿已经死了，想从他口中获知解药的下落已经完全不可能。

至于那个给姚天寿配毒的西域毒师，据当日周国安交代，这个人在配完无子毒这服药后，就被姚天寿找机会给杀了。

如今姚天寿和西域毒师都已经不在人世，想救九卿，就只能听天由命。

轩辕赫玉无法置信，口中喃喃道：“不应该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”

轩辕容锦对门外的小福子下令道：“着人将这个不成器的给朕关进七王府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不准他再出门一步。”

直到小福子派两个侍卫将轩辕赫玉拉出房门，他才回过神来，趁被拖离之前，对凤九卿信誓旦旦道：“你放心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想办法治好你的病，你就在这里等我的好消息吧……”

虽说轩辕赫玉是一片好心，但无子毒乃是西域毒师所配，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破解的，凤九卿并没有真的听进心里去。见人已走远，她对脸色不太好的容锦道：“关于鬼见愁根本不存在这件事，你是不是已经听说了？”

轩辕容锦之所以会在百忙之中回到龙御宫，的确是从回京汇报情况的暗卫口中听说了此事。

“九卿……”他一把扳过她的肩膀，表情阴郁，“朕现在怀疑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骆逍遥搞出来的阴谋，他肯定有问题。”

凤九卿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事实，摇头道：“我相信逍遥。”



见她义无反顾地对骆逍遥采取了信任态度，容锦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。

“你说你相信他，那鬼见愁的事情究竟如何解释？一个明明不存在的人，却被他捏造得如此出神入化，甚至不惜为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人安置了一处宅院，谎称是鬼见愁的祖宅。九卿，你仔细想想，所有的事情串联到一起，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他心术不正？”

凤九卿的心稍稍动摇了一下。容锦分析得没有错，可她又实在找不到骆逍遥用这种方法引她去承阳的目的。

如果仅仅是想见她一面，凭他的本事随时都可以，没必要撒这个谎，只为与她单独相处那几天。

“容锦，我觉得你对逍遥的看法有些偏激。他并不是那种无聊的男人，做每一件事，肯定有他的目的和想法……”

轩辕容锦一下子就爹了毛：“区区一个骆逍遥，就值得你对他如此信任吗？”

凤九卿看出他眼底的怒火，小声劝道：“你先不要生气……”

“不生气？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人被人算计到这个地步，非但没有从中醒悟，反而还站在对方的立场同自己叫板。九卿，如果你我立场对调，你会怎么想？”

“我只是在理智地分析问题。”

“难道朕现在就不理智？”

“可我实在找不出逍遥骗我去承阳的理由。”

“哼！你当然找不到，因为他这么做的目的非常简单，利用你的病，来满足他私下见你的欲望。他曾当着朕的面亲口承认，他对你动机不纯。”

“这也许是他为人坦诚的象征……”

轩辕容锦快要被她的逻辑给气炸了，语气变得有些尖锐：“说来说去，你宁愿相信他，也不愿相信朕？”

凤九卿懒得再与他吵，索性推开他的束缚，沉下语气道：“对也好，错也罢。我不想数得出来的剩余日子里，每天与你争执吵架。容锦，我现在很累！”

见她脸上疲色渐现，容锦才猛然意识到，这个被自己不停刁难的女人，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。

想到这里，他的心一下子又难受起来。

容锦一把将她抱进怀里，将脸深深埋进她的颈窝：“对不起，朕只是太害怕失去你，才会变得这么不冷静。九卿，朕不敢去想，有朝一日，朕身边若没有你的陪伴，究竟有没有勇气独自走完这一生。”

他语气中的畏惧和颤抖，勾起九卿心底的无奈和难过。



他害怕失去她的同时，她又何尝不是如此？

难道老天真的这么残忍，每当她品尝到一点儿甜头的时候，就要狠心地夺走她所有的幸福？



意外怀孕

姚天寿的死亡，并未让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此结束。从周国安交代的罪状来看，与姚天寿暗中有勾结的大臣遍布了各省各地。

轩辕容锦将周国安签字画押的罪状递给贺明睿，由他出面，全权处理此事。

姚天寿密谋造反，再一次给朝廷带来不小的动荡。容锦一边操劳国事，一边又派心腹去西域寻找解毒药师。

无论付出多大代价，他都要想办法将九卿从生死线上强拉回来。他甚至不惜花重金悬赏天下名医，只要能帮皇后解掉无子毒，哪怕对方是市井之徒，他也会对其封王加爵，许对方世代荣华富贵。

突然闯进御书房的凤九卿，看到容锦在拟这道圣旨，连忙阻止了他。

“为什么？”容锦对她阻止自己的行为表示深深的不解，“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，你怎么还如此固执？难道名声真的比性命还重要？是不是非要死到临头，与朕天人永隔你才甘心？”

面对容锦的暴躁，凤九卿淡淡解释：“我的名声并不重要，我只是不想让我爹、我师父、唐浅、虞相，还有远在边关驻守的顾将军和龙小六他们为我担心……”

容锦顿时又怒了：“在这个世上，他们就是你的至亲。现在你出了事，他们为你担忧操心本就是人之常情。你是不是非要等到临死那天，才肯将消息告诉你的亲人？你以为你那么做，他们就会感激你？”

“我并不是这个意思。容锦，你先听我说。我算了算，从我们成亲到现在，过去了整整七个月。如果无子毒毒发身亡的时间是一年，那么我至少还有五个月的时间。我



始终觉得，骆逍遥是这件事情的关键。他当日捏造了一个鬼见愁，必然有他这么做的理由。只要找到骆逍遥，说不定所有的疑团都能迎刃而解。”

“骆逍遥！骆逍遥！”只要听到这三个字，容锦的心情就会骤然阴沉起来，“凤九卿，你究竟是有多傻，居然会天真地以为骆逍遥可以帮你消灾解难？朕已经说过，鬼见愁只不过是出于私心，引你去承阳的一个幌子……”

“就算是幌子，我也要他当面跟我解释清楚。”

“解释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他若真想与你解释，当日在承阳临别时，就不会话都不留一句便与咱们分道扬镳。是他自己做贼心虚，没有勇气面对你，所以才逃得这么迅速干脆。”

凤九卿对他的偏激和执拗无法认同，当下也冷了脸：“总之，不管你心里怎么想，我绝对不会同意你用昭告天下的办法将我身中奇毒的消息散播出去。至亲的担心的确可以令我暖心，可现在并没有到迫在眉睫的时候。有朝一日，若我真的没办法扭转命运，自会派人去太华山，请我爹和师父来京城见我最后一面。”

“最后一面”这几个字，深深触动了容锦的心弦。

只要想到不久的将来，有可能会与她阴阳两隔，他就会有一种整个世界瞬间坍塌的绝望感。

“九卿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固执？”

凤九卿语气坚定道：“真正固执的是你，我只是想为自己找一条捷径……”

“如果你所说的捷径是骆逍遥，朕绝对无法苟同。”

“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对你的感情？”

容锦冷笑：“任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人一心惦记着别人，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更何况，朕还是个皇帝！”

凤九卿厉声反驳：“难道在你心里，我就是那种朝三暮四的女人？”

“九卿，你现在最该操心的事情，是如何想办法将身上的无子毒解掉。而不是心心念念地去找那个姓骆的给你一个什么见鬼的答案。”

“你简直不可理喻……”凤九卿顿觉血脉偾张，再跟他继续吵下去，她不敢保证自己会不会被他气到爆血管，“我觉得我们之间现在越来越难以沟通，你的专制和霸道，已经让我忍无可忍。”

凤九卿觉得非常难受，不但因为容锦对她的不理解而心里难受，就连身体好像也出了状况，头晕目眩。她必须离开这里，让自己尽快冷静下来。

容锦见她情绪激动，脸色苍白，意识到有些不太对劲，一把拉住她的手，急切道：



“九卿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……”

话音刚落，就见凤九卿两眼一闭，毫无预兆地瘫软在自己的怀里。

轩辕容锦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给吓呆了，他一把将九卿抱了个满怀，捏了捏她的下巴：“九卿，九卿你怎么了？来人！快来人！小福子，马上去叫太医……”

就在容锦急得不知该如何是好时，轩辕赫玉提着药箱，风风火火地闯进了御书房。

“皇兄，我跟你说……”一进门，就见凤九卿不省人事地瘫软在自家皇兄的怀中，轩辕赫玉被吓得一下子蹦了起来，“你……你对九卿做了什么？”

容锦已经顾不得同这个没脑子的七弟发脾气。他将昏死过去的九卿打横抱进书房旁边的休息室，又对还没搞清状况的轩辕赫玉连忙道：“九卿无故昏倒，朕也不知道究竟是何情况。小七，你快给九卿看看，是不是她的毒提早发作了？”

“啊？怎么会这样？”轩辕赫玉急忙跟了进来，放好药箱，坐在九卿的床边，捏过她的手腕，诊起了脉。

轩辕容锦负着手，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急得六神无主。

正给九卿诊脉的轩辕赫玉被他绕得眼睛直发晕，没好气道：“你能不能稍微安静一下，走来走去，烦不烦啊？”

容锦怎么可能冷静得下来？前一刻九卿还理直气壮地跟自己呛声吵架，下一刻就瘫软晕倒。这让他根本没办法冷静！万一真的是无子毒提前发作，那他岂不是马上就要面临与九卿阴阳两隔的局面？

不！他绝不接受这个事实。

九卿怎么可能会死？在他的心里，九卿就像一个无敌的战神，永远都是那么英姿飒爽、坚韧挺拔。

这样一个强大到可以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的人，她怎么会死？又怎么可以死？

“小七……”按捺不住内心焦躁和恐惧的容锦，一把抓住赫玉的衣领，“无论用什么办法，都要救活九卿。她不能死，她要是死了，朕也肯定活不成！”

正在给九卿诊脉的轩辕赫玉被自家皇兄扯了一把，重心不稳地摔落在地，屁股差点儿摔成八瓣。

轩辕赫玉快要被容锦给气炸毛了，急三火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大声嚷嚷：“你就算不能帮忙，拜托你也别在这里帮倒忙好吗？你要是不想让九卿提早就被佛祖召走，就安静一点儿，别再打扰我！”

容锦也觉得自己刚刚的行为的确是冲动了一些，赶紧扶着小七重新又坐了回去：“好好，你快给九卿看病，朕不打扰你。”



轩辕赫玉装模作样地哼了一声，这才重新提起九卿的手腕，认认真真的诊脉。

“咦？”半晌后，轩辕赫玉微微皱眉，“难道是我的医术出了问题？怎么会这样子？”

容锦好不容易按捺下去的焦躁，因为弟弟的话，又浮了上来：“什么意思？九卿到底怎么了？”

轩辕赫玉没搭理他，继续凝眉诊脉，只不过脸上的表情却慢慢变得诡异起来。

他越是一声不吭，容锦的心便越是吊得老高。

过了将近半炷香的时间，轩辕赫玉用极度不可思议的语气对容锦道：“九卿好像怀孕了。”

“啊？”容锦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，满脸茫然。

“怀孕？她……她不是中了无子毒，不能怀孕吗？”

“她的毒，好像已经被人解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容锦震惊，“怎么会？我们刚才还在为寻找解毒办法一事争吵。难道无子毒被下到身体里，还能不攻自破不成？”

轩辕赫玉脸上的震惊并不比容锦少多少：“按九卿现在的脉象来看，之前中毒的症状真的已经消失不见了！她之所以晕倒是因为目前身体虚弱，应该是怀孕引起的。皇兄，我觉得我不会看错，九卿真的怀孕了。”

说完，兄弟二人沉默不语，还沉浸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中。

这时，昏过去的凤九卿慢慢睁开眼，逐渐恢复了意识。她看到容锦和小七围在她的身边，眼底露出不解：“我……我这是怎么了？”



第七十一章

骆逍遥为卿失

明



不敢置信

凤九卿觉得自己头晕目眩，四肢乏力，就像连续跑了三天三夜，体力严重透支，就连呼吸都觉得十分困难。

“九卿……”容锦扒拉开碍眼的弟弟，径自坐到床边，紧紧拉住她的手，“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”

凤九卿虚弱地摇摇头：“可能是吃坏了东西，肚子有些不舒服，头也晕晕的……”

像苍蝇一样被皇兄一手挥开，轩辕赫玉恨恨地瞪了自己那过河拆桥的皇兄一眼，才对凤九卿说：“你怀孕了。而且，我刚刚给你诊脉的时候，还发现了另外一件事，你的毒，也已经被人解了。”

凤九卿的眼睛一下子瞪得溜圆。

她不敢相信地看了看轩辕赫玉，又将目光落在容锦的脸上，小声地问：“小七该不会是在梦游吧？”

容锦现在也晕乎乎的。他上一刻还在为九卿的性命担忧，下一刻就有人告诉他，他的心肝儿不但不用死，而且还怀了他的孩子！

这一下地狱一下天堂的感觉，任哪个正常人一时之间都无法适应。

轩辕赫玉快要被这两口子气疯了：“难道你们不相信我的医术？”

凤九卿见他不像在跟自己开玩笑，急急起身：“小七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”由于起得太急，一下子重心不稳，又要摔回床上。

容锦急忙将她抱了个满怀，用无比温柔的语气道：“你小心一些，可千万不要动了胎气。”



轩辕赫玉最受不了这两个人在自己面前秀恩爱，没好气地瞪了两个人一眼：“爱信不信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凤九卿忍不住将手摸向自己的小腹，“这怎么可能呢？你之前明明说我中了毒。而且，以姚天寿恨不能将我置于死地的心态来看，他给我下毒的时候，绝对不会留半分情面。如果下毒一事是假的话，我嫁给容锦半年有余，不可能怀不上孩子……”

轩辕赫玉也很坚持：“我对自己的医术绝对信任，上次你找我帮你诊脉的时候，我很确定从你的脉象中发现了中毒的迹象。就算那时我并不知道你中的是无子毒，可按你那时的身体情况，想怀上孩子，根本就是白日做梦。所以，我坚信你当时的身体出了状况。至于现在为什么毒不药而解，你又为什么会离奇地怀上孩子，依我推断……”

轩辕赫玉揉了揉下巴：“你应该是遇到了某位高人，或者是有神仙暗中帮忙。”

容锦在弟弟的脑袋上用力拍了一巴掌：“休要在九卿面前胡说八道，世上哪有什么神仙？”

轩辕赫玉捂着脑袋跳开，不满地嚷道：“不然你来给我解释解释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”

容锦哼了一声：“说不定从头到尾都是你的误诊。”

“那不可能！”涉及自己的医术，轩辕赫玉是死都不会妥协的，“我不会诊错，她之前就是中毒了。”

“那她的毒究竟是怎么解的？”

凤九卿没理会轩辕赫玉那毫无边界的猜测，她现在脑子里已经乱成了一团。答案呼之欲出，可她却怎么都无法说出口，因为这个答案对她来说有些无从解释。但除了这个答案之外，她又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。

不管真相如何，凤九卿的毒终于被解掉，而且还意外怀上身孕的事情，都让大家狂喜不已。

皇后娘娘终于有喜了，这可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。

第二天上早朝时，容锦便满脸喜气地将皇后有孕在身的事情当众宣布出来。

这下，文武大臣们不但没有继续弹劾皇后无子的资格，从今以后也休想再拿皇上膝下没有子嗣这个借口，将那些不招人待见的女人往他身边送。

不管大臣们究竟高不高兴，反正容锦自己挺高兴。

自从凤九卿怀上了身孕，他就将她视为重点保护对象，捧在手上怕捧着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

为了避免有人在暗中做手脚，吃穿用度方面，他也是费尽了心机。

凤九卿被他的大动干戈搞得无可奈何。她刚刚怀孕，除了胃口有些不太好，其他方面并没有多大的影响，因此没有必要搞得如此大费周张。

可任凭她怎么抗议，到了容锦面前，都只有四个字——抗议无效。

轩辕容锦这边是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凤九卿却始终对自己忽然怀孕一事无法释怀。

这天，小七例行进宫给她调配保胎汤的方子，一边写药方，一边自顾自咕哝：“也不知你到底是不是受到了上天的庇佑，那么奇怪的毒都能说解就解，这简直就是奇迹啊。你知道吗？你忽然昏倒的那天，我之所以会带着药箱进宫，是因为我查了一些西域的制毒资料。你中的那个无子毒，毒性确实可怕，想解此毒，简直就是难上加难。当然，解这个毒也不是全无办法。我本来查到了一些线索，想要进宫来献宝的，结果还没等我大显身手，你居然无药自愈了。哎，你说，这世上还有比这更新鲜奇怪的事情吗！”

正拧着眉不知在想什么的凤九卿，忽然问轩辕赫玉：“你是说，你已经找到了解毒的方法？”

写完药方的轩辕赫玉，将毛笔放到笔洗上，拎起药方对着上面的墨迹吹了吹，回道：“具体的解毒方法还没研究明白，不过被我查到解无子毒的一味必备药材。你不了解医术，可能对有些药的功效不太了解。俗话说得好，是药三分毒。有些药，甚至还可以称为毒中之毒。而且解你这个无子毒所需要的一味药材，就是毒中的剧毒，这味药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名字，叫暗黑草。”

“暗黑草？”凤九卿对这个名字非常好奇，“难道你说的这味草药，是黑色的不成？”

“不！”

轩辕赫玉摇头：“这草药本身与正常的草药没什么区别，生长出来的时候都是绿色的。之所以会叫它暗黑草，是因为在熬制的过程中，药里会散发出一种毒气，长时间接触会使人失明。所以这味药才会被人称作暗黑草。”

凤九卿急忙又问：“既然这药这么可怕，在熬制的过程中就不能做一些防范措施吗？比如将眼睛蒙起来，或是戴个面罩之类？还有，既然暗黑草被你说得这么可怕，用它来做解药，岂不是会毒上加毒？”

“这就有所不知了。”涉及自己的强项，轩辕赫玉十分自信，“首先，熬这味药的时候，必须时刻掌握味道和火候，还要观察入药后的颜色。稍有不慎，非但不能达到



解毒的功效，反而还会变成一锅毒药。至于毒上加毒这个理解，你就更是错上加错，并不是什么毒加毒，你应该理解为以毒攻毒。”

听到这里，凤九卿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。因为她已经猜到，给她解毒的人，正是骆逍遥。

当时她还不理解，如今回想起来，从她踏进梧桐小居的第一天开始，骆逍遥就已经展开了解毒计划——那碗被他炖得烂熟的鸡汤。他几乎每天早上都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逼她喝一碗，当时她就觉得鸡汤里有一股怪怪的草药味，骆逍遥却解释说，他炖的是药膳。

后来，她不止一次发现他眼睛出现了状况，尤其是两个人在承阳北门被周无双派去的杀手围杀那次。

她十分确定，有那么一刻，骆逍遥的眼睛是失明的。虽然后来好了，可他的视力一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。

想到这里，凤九卿忽然觉得自己的心脏一下子揪疼了起来。

会是她猜测的这个样子吗？

为了帮她解毒，他究竟设了多么大的一个局？

先是故意向心思单纯的小七散播鬼见愁的存在，接着又利用小七将她引去承阳。

为了将这场戏演得逼真，他还在阳河镇安排了一幢宅院，为的就是给她吃一粒定心丸，让她安心心地留在承阳等他解毒。

想到他每天天不亮，便起身去厨房熬鸡汤给她喝，熬制的过程中，还要承受可能会永远失明的后果……

凤九卿实在不敢再想下去，因为她根本就承受不起世间有一个人，为了挽救她的性命，居然连自身安危都不顾。

“九卿，你怎么哭了？”自说自话的轩辕赫玉一抬头，就看到凤九卿的脸上挂了两行清泪。

他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手忙脚乱道：“我……我又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，你怎么能说哭就哭呢？这要是让皇兄看到，还以为我欺负你，他一定不会饶了我……”

凤九卿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居然失了控。

她急忙擦去眼角的泪水，哽咽地解释：“我没有哭，只是……喜极而泣罢了。”

轩辕赫玉无意中带给她的这个消息，令凤九卿的心实在是安稳不下来。

只要一闭上眼睛，就能想到骆逍遥每次劝自己喝鸡汤时，那一脸没心没肺的样子。

他似乎总能找到借口逼她喝掉那碗汤，每次看到碗中的汤汁被喝得见了底，他就会